■責任編輯：張岳悦 2015年7月15日(星期三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本版逢周二、三刊出

歷史與空間

# 農諺眞切話「三夏」

■卞允斗

農諺是一種通俗文化，是農耕社會的產物。農諺來自於民間，是農民用汗水澆灌出來的樸素語言。農諺的生命力在於能客觀反映農時農事，不用多做解釋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。

農諺中說的農時和農事是有區別的，農事是說要幹什麼活，農時就是幹農活的季節。

前幾個月正是「三夏」生產的繁忙時段，不妨選出幾段關於「三夏」的農諺來說說。

先說什麼叫「三夏」，農諺說：「夏季農活繁，做好收、種、管。」這句話是對三夏的高度概括。農民習慣把「夏收」、「夏種」、「夏管」稱為「三夏」，依此習慣，把「秋收、秋種、秋管」稱為「三秋」。

說到三夏，還有另外的意思。其一，舊稱陰曆四月為孟夏，五月為仲夏，六月為季夏，合稱三夏。清·李顒《夏日》詩曰：「炎光爍南溟，溽暑融三夏。」其二，可指三個夏季，也就是三年。宋·晁貫之《墨經·新故》曰：「凡新墨不過三夏，殆不堪用。」其三，古代樂曲《肆夏》、《韶夏》、《納夏》總稱為「三夏」。

農諺所說的「三夏」，「夏收」就是收割小麥、油菜等農作物，「夏管」就是管理夏季農作物，「夏種」就是種植秋作物。「三夏」生產主要是在芒種季節，「芒種芒種，連收帶種」，就是說芒種季節。農事是收割和種植同時進行，論起農活的輕重緩急來，收割小麥是第一位，種植秋作物位列其後。管理夏季作物就要抽空了，俗語叫做「摻空如忙」，就是抽收穫和播種的空間再去管理農作物。

夏收，是「三夏」的第一要務，「芒種忙，麥上場」。農民都明白「麥在地裡不要笑，收到囤裡才牢靠」，所以農家「麥收無大小，一人一鐮刀」，大人孩子齊上陣，口裡念叨着「麥熟一晌，虎口奪糧」的諺語，揮汗如雨，早起晚睡，爭分奪秒展開了收割戰。

為何農民強調「虎口奪糧」？是因為「麥收有三怕，雹砸、雨淋、大風颳」。夏季的氣候變化多端，常言道「六月天，孩兒面，說變就變」，尤其是黃河流域和北方地區，麥收季節颳風下雨下冰雹是常有的事。農民不等麥子全部成熟就開始收割，他們會把握「九成熟，十成收；十成熟，一成丟」的火候。

麥收有五道工序，農諺做了歸納，「麥收有五忙，割、拉、打、曬、藏」。「割」就是收割，在傳統的農業生產條件下，收割小麥有兩種方式。一是拔麥子，農民們把麥子連根拔起，在腳上把土磕打掉，而後用兩把麥子對折攔腰捆起來。二是用鐮刀割麥子，割麥子比拔麥子省力氣，而且還減少了鋤麥根的勞動。

「拉」就是運麥子，田野裡的麥子撂倒之後，馬上把麥子運到打麥場上，這就是「麥子入場晝夜忙，快打、快揚、快入倉」。運麥子有的用牲畜拉車，有的用人力拉車，有的用擔子挑。無論怎樣，都要做到隨收割隨運輸，一般不能把收割下來的麥子留在田地裡過夜。

「打」也叫軋，就是脫粒，沒有脫粒機的時候，農民套上牲口拉碌碡軋麥子，沒有牲口就用人力拉着碌碡轉圈。麥粒掉下來之後，農民用簸箕揚出麥糠來。揚場也有講究，「頂風揚場，順風簸簸箕」。當有人從下風頭路過時，揚場的把式自動停下，等下風頭的人走過去後再揚場，這也看出農民的品德高尚之所在。

「曬」就是把含有水分的麥粒曬乾，農民絕不會「濕麥進倉，爛個淨光」。「藏」就是把麥粒裝進麻袋，肩扛、人抬、車子運，把乾淨的麥粒入倉儲存起來。麥收的五道工序依次進行，缺一不可。農民很珍惜自己的勞動成果，最擔心「小麥雖豐收，就怕收中丟。」在農民心目中，顆粒歸倉才是大豐收。

我曾記得，少年時代，每逢小麥收割季節，大人孩子都去已經收割完畢的麥田裡撿麥穗。撿麥穗是辛苦活，太陽暴曬且不說，生產隊剛剛收過的麥田不允許進入，允許進入的麥田別說麥穗了，就是落在麥根底下的麥粒也被別人撿走了。

學校裡也藉着麥收組織勤工儉學活動，麥假過後，學校裡就組織學生複收，名其曰「顆粒歸倉」。學生們都積極撿麥穗，老師們把撿來的麥粒挨個過秤，撿得多的學生予以表揚，還獎勵本子和鉛筆，撿得少的不用批評，也就覺得臉上無光了。

隨着農業機械化進程的加快，首先使用的是脫粒機。新時代的農諺說，「脫粒機，好又快，一天能打百麻袋」。後來，小型收割機進入田間，部分農民享受到了農業機械化的便利。

■夏收，是「三夏」的第一要務。網絡圖片

時下，大型聯合收割機代替了小型收割機，麥收的工序簡化了許多，節省了許多人力物力。大型聯合收割機集收割、脫粒、收儲、粉碎於一身。機車過後，一片片站立的麥子被割下，麥秸被粉碎還田，麥粒進了儲存箱。在地頭上，機車手打開儲存箱排放口，一顆顆麥粒進了農民早已準備好的袋子。農民高興地說：「聯合機械收麥強，代替收割和軋場。」

再說夏種，農諺說「夏種晚一天，秋收晚十天」，也就是說必須搶茬種植。夏種的糧食作物主體是玉米、大豆、水稻、穀子、地瓜，傳統的耕種方式是收割了麥子再滅茬，滅完茬後再播種秋作物。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，農業生產上實行了間作穿種，花生、棉花等經濟作物適宜間作，玉米最適宜穿種了。在小麥灌漿期，農民就在麥田裡進行穿種，等收割小麥時玉米已經長出了子葉，有的伸展出了第三片葉子。大豆、穀子用旋耕犁疏鬆土壤後搶茬播種，水稻田大水灌溉後及時插秧，地瓜挑好田埂後再插秧。一切夏種作物都要搶時間，多耽誤一天秋收就要延遲數天，並且產量也要受損失。

「夏管」的主要農作物是棉花，農諺提醒說「麥子上了場，棉花別沒娘」，還說「光忙麥，不管棉，麥子入囤棉攥拳」。棉花攥拳是指蚜蟲危害，導致葉子蜷起來，就像一隻隻小拳頭。麥收季節蚜蟲和棉鈴蟲氾濫成災，農民採取的措施是在麥收前噴一次農藥，防備忙於收割麥子而導致蟲子侵害。有些農戶利用收割的空隙，抓緊向棉花噴灑一遍農藥，以利於棉花的正常生長。

述說農諺既是對農諺的傳播，也是對傳統鄉土文化的分享。農諺的魅力在於樸實無華，雖沒有經科學家論證，但有一定的科學道理。更可貴的是，農諺具有很強的實用價值，農民離不開它。農諺是農民真真切切的勞動成果，但願這份珍貴的勞動結晶愈來愈晶瑩剔透，更好地服務於生產勞動，結出更多的勞動果實，為社會提供豐富的農副產品。

書若蜉蝣

■葉 輝

# 非具象與消費文化

藝評班的學員也許都有此疑問：「該如何描述或分析『非具象』（non-objectives）藝術品呢？」比如荷蘭新造型主義藝術家蒙德里安（Piet Mondrian）的《構成A》（Composition A），畫中只有一些不規則的色塊，那麼，是否會由於不能確定畫中圖像而感到莫名其妙？

非具象藝術與自然之物相比，只有很少或根本就沒有相似之處，因此觀者不免會有此想法：有感覺，但看不懂。隱藏在非具象背後的，乃藝術家創作時的思緒，他們對森羅萬象的看法，都表現於觸感、用色，乃至各項元素的編排，從中或可發現可能的線索和相涉的脈絡——藝評所重視的乃不同的發現，從來都沒有「標準答案」。

觀看非具象藝術作品之時，也許不一定要辨識當中的人物、地點、事物，觀者只需要將自己的想法表述出來就成了——藝評人所做的，也許就是跟讀者分享關於顏色、線條、形狀及其他視覺元素，此乃藝術家創作時所關心的事情，只是創作的背景而已，也不一定有「標準答案」，作品只要有新發現、新對話就成了。

那麼，何謂「現成物」（ready-made）？「現成物」指一件日常用品，如鏟子或杯子，被賦予新的定義而成為藝術。此概念來自法國藝術家杜象（Marcel Duchamp），他在1917年將尿兜命名為《噴泉》（Fountain）參展（有R. Mutt的簽名），可謂驚世駭俗。他要表達的是物品的外觀並不重要，還需細看物品的內涵及意義。

藝術家將物件抽離原有的定位及角色，乃有創新的可能，比如杜象將尿兜命名為《噴泉》，就顛覆了藝術的意義——但千萬要記住，原創無疑是很重要的，第一個將尿兜當作藝術的人可能是天才，第二個就不免會淪為庸才了。

這也許就解釋了何謂「普普藝術」或「波普藝術」（Pop Art），此一名稱由英國藝評家羅倫斯艾洛威（Lawrence Alloway）提出，由李察咸美頓（Richard Hamilton）發揚光大。他是杜象的學生，乃英國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，他在1956年所創作的拼貼畫，名為《到底是什麼使今日家庭如此非凡迷人》（What Is It That Makes Today's Home So Different, So Appealing），頌揚兩次世界大戰後的消費主義。畫中都是日常消費之物：男女健美的身體，體育用品如網球拍、家庭電器如電視機、吸塵機、錄音機，牆上的海報和窗外的電影院廣告畫等等，人人都沉醉於商品消費，從而對抽象表現主義藝術有所反思——如此這般的消費思潮，一直瀰漫於整個二十世紀的下半葉。

消費文化乃普普藝術家的創作媒介，安迪華荷（Andy Warhol）的系列圖像如瑪麗蓮夢露（Marilyn Monroe）乃至金寶罐頭湯（Campbell's Soup Can），一度是全球流行圖像。他於1987年逝世，巡迴紀念展名為「十五分鐘的永恆」（15 Minutes Eternal）——他有一句名言：「在未來，每個人都有成名的15分鐘。」此話不但影響了整個藝術界、時尚界，更影響了流行音樂及演藝界。

# 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## 詩畫禪心（七）

唐代詩僧寒山（之一）

可笑寒山道，而無車馬蹤。
聯溪難記曲，迭嶂不知重。
泣露千般草，吟風一樣松。
此時迷徑處，形問影何從？

唐代詩僧寒山詩（之一）
素仲配畫
甲午春日

寒山，又稱寒山子，唐代著名詩僧。傳說為貞觀時人，喜愛吟詩唱偈，有詩偈三百餘首傳世，與同期詩僧拾得為友，人稱「和合二仙」。寒山在此詩中的兩句「泣露千般草，吟風一樣松」美麗而迷離，卻道出世情。

**啟悟隨筆**

我在寒山這首詩中，悟出一個道理。千般草受一樣雨露的滋潤，萬樣松一齊受風的吟誦。大自然一切平等，眾生也一樣平等。佛陀的光普照世人，每個人都能得到一樣的佛光。

生活點滴

■韓小榮

## 蘿蔔開花

每次回老家，母親總是給我捎上十來個白蘿蔔。母親種的白蘿蔔品名叫「濰坊青」，是山東境內一個知名的白蘿蔔品種。這種「濰坊青」雖然叫白蘿蔔，但是蘿蔔莖的三分之二卻是青綠色的，只有根部的三分之一是白色的。所以，這種蘿蔔也叫青蘿蔔。母親常常念叨「常吃蘿蔔喝薑湯，不用醫生開藥方」，受了影響，我愛吃蘿蔔也是自然而然的了。

帶回來的蘿蔔，我變着花樣吃了半月之後，老公有點厭煩。剩下兩個蘿蔔，他說什麼也不讓煮了。沒辦法，為了照顧他的胃，我只好把剩下的蘿蔔「棄之如敝屣」，扔在地下室任其自生自滅。

那一天，進地下室找東西，我驚喜地發現，兩個大蘿蔔竟然開花了。湊近一嗅，花香縈鼻，氤氳不絕。人間花卉雖多，不曾想地下室竟有此蘭心蕙質，一時間，我有點恍惚。因了這蘿蔔的恩施，這陰暗的一隅也沾染了些許山野之氣。在這樣閉塞的環境裡，有了鮮花的點綴，我的思緒隨着飄搖起來。難道這就是古人所謂的「留一穗之靈長，慰半生之蕭瑟」嗎？這麼普通的菜蔬，竟也想以香媚人嗎？

我終究不忍心讓花兒埋沒，把兩枚開花蘿蔔搬到了陽台上。仔細觀之，原來花呈淡紫，雖不艷麗非常，亦有動人之處。花，就像美女一樣，也分等級。牡丹傾國傾城，菊花國色天香，這蘿蔔花雖不夠靚麗大氣，也算得上端莊秀美吧？

老公看了蘿蔔花，居然不因胃部的曾經受虐而厭棄。他煞有介事地告訴我，蘿蔔的種子在中醫上叫做「萊菔子」。我反問，那麼蘿蔔不就是「萊菔」嗎？它的寓意可不就是「來福」嗎？這麼美好的菜蔬你怎麼不喜歡吃？老公嘴刁，嬉笑道，好東西不可多食嘛！

■蘿蔔花雖不夠靚麗大氣，但也算得上端莊秀美。網絡圖片

陽台上有了蘿蔔花，我開始頻頻觀察它。詩人袁枚得了秋蘭，曾為此專門作《秋蘭賦》。詩人愛秋蘭之香高潔清幽，不以色媚世，徒以香怡人，「雖出入之餘閒，必褰簾而三嗅」。而今，我拾人牙慧，出入之際，陽台三嗅，也學詩人行風雅之舉，和蘿蔔花「朝焉與對，夕焉與雙」。

為了不使蘿蔔花過早枯萎，我找來塑料盆，把兩枚已經略微變形的蘿蔔放進去，倒進半盆水。有了水分，淡紫色的花開得更紫，蘿蔔的綠纓子也更加茂盛。我很驚嘆眼前這旺盛的生命景觀，沒有土壤佈施恩澤，僅僅靠着蘿蔔自身那些微不足道的養分，蘿蔔花卻雄心勃勃地開了半月有餘。

昨晚，我又去看蘿蔔花。花兒依然盛開，蘿蔔纓子依然堅挺，只是那兩枚青蘿蔔開始乾癟，表面坑坑窪窪，顏色業已青黑。我悚然一驚，蘿蔔成全了花兒，自己卻變得破敗不堪，這莫非是一種蘿蔔精神？我忽然有了哲思，原來，這蘿蔔開花，開的是一種奉獻。

試筆

■黃秀慧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## 珍 惜

時間在一分一秒中走過，不再回頭，也不可能有回頭的那天。過去的時光，只能回憶，而不能回去。很多事物都像蒲公英一樣，看上去有很多絨毛，但風一吹，無論你曾擁有多少，還是會隨風飄散。而我們卻只能看着那些絨毛愈飛愈遠，就這樣離去，抓不住它們，也無法使它們停留下來。

以前，有一個人在入學時走過來，要和我做朋友，只因我看上去很孤單。是她令我開始熟悉新環境，也是這樣一個活潑開朗的人，令我的童年充滿開心的回憶。那時，我曾天真地以為，我們可以一直在一起玩，直到畢業。但我錯了，小學四年級時，媽媽突然帶着我轉校。那一刻，我感到非常震驚和傷心，沒想過有一天會離開那所令我喜歡上學、開心上課的學校，更沒想過將和她分開。至今想起，她應該是我的知心朋友，自從那年離開後，就再也沒有一個像她那樣，經常和我談天說地的知心朋友了。聽人說，今生和你打招呼的人，上輩子已經和你擦身而過七次而不見。如果真是這樣，那能有一個知心朋友，是一種怎樣的緣分呢？如果人真有來世，我希望可以和她做姐妹。現在她應該也畢業了，我卻不知道她去了哪裡，也許我們有緣還會再相見。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知心好友，卻沒有珍惜，因此常常感到後悔。

很多事情過去了，就再也回不了頭，但有些還是可以用自身能力去守護。蒲公英會隨風飄散，但如果有人在起風時，用自己的雙手守護住它，那麼這朵蒲公英仍可以綻放美麗。我們身邊的事物也是一樣，人總以為永遠都不會失去所擁有的一切，所以從未想過要好好珍惜，待失去時才知珍貴，但已追悔莫及。也有的人遇到逆境時想要盡早脫離，但待成長後，反而珍惜並感激那一段艱難的時光磨煉了自己。

時間不回頭，我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到過去，所以更加要珍惜現在身邊的一切。我也時常會懷念過去，當有一天可以和她再次見面，我一定會珍惜這個一生的知心好友。只要珍惜過，就算再次經歷分離，我也可以笑着說我不後悔。因為我曾珍惜一切，盡自己的努力，用自己的雙手守護過那朵「蒲公英」。

浮城誌

■星 池

## 滴 汗

烈日炎炎，熱風撲面，在街上多走數步，已汗流浹背。悠然坐在茶餐廳，服務員端上凍飲，瞧見杯身冒出如汗的水珠，滑落桌面。輕搖玻璃杯，冰塊微微晃動，彷彿目睹冰川正在融化，那些滴進大海的水，不知是汗還是淚。

須臾，重投暑熱的懷抱，沿途上，人如潮湧，在窄狹的街道上，感到鬱悶侷促。忽然，看見前方，水點從高處灑下，弄濕路面，大概是空調在冷淡地滴水。不知不覺，已返到所住大廈，於大堂等候乘搭升降機。瞥見牆上的通告，提示住客須留意家中的空調有否滴水，以免滋擾下層居民，若一直不改善，或會被檢控及罰款。近來，入夜後，天文台曾持續發出「酷熱天氣警告」，為解暑熱，人們難免多了開空調。

回家坐下，開電視機，恰好看到環保團體宣傳全港「無冷氣夜」的廣告。此一年一度的活動，已舉辦數屆，本年將於九月二十五日進行，期盼人們於晚上七時至翌日早上七時關掉空調。除了個別家庭，亦獲得企業、團體及學校等各界支持。透過少用空調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，除節省電費外，更可讓人反思節約能源的重要，宣揚環境保護的意識。耗用能源，確實令全球暖化加劇，影響深遠。眼前廣告，則以典型一家三口的簡單對白，配上人扮的北極熊布偶，用北極海冰融化加劇，北極熊難於獵食而餓死來切入，傳遞切勿濫開空調的信息。廣告的最後，由沈祖堯教授一邊搖扇，一邊懇切道出「無冷氣夜」的舉行日子，期望大家能一起來為地球降溫。以北極熊布偶及比較有趣的手法，易於吸引小孩觀看，關注此事，亦讓家長可以身作則，藉此教導下一代。在浩瀚的網絡世界，除了玩遊戲及看短片，還能搜尋相關資訊，學習知識。

於酷熱晚上，難以許諾永不啟動空調。只是每次伸手按開關之前，務必三思，使用得宜，思量空調的開啟溫度及時間。悶熱難當之時，人們揮汗如雨之時，毋忘冰山正涓涓流汗，地球也在無奈滴汗。